

和很多人放松、悠闲的退休生活方式不同,海口市民于琼月的退休生活显得有点“另类”,将休闲时间都放在搜集海口当地的方言俚语上——

在俚语记录中,追忆似水年华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珊珊



乡间和市井生活往往会产生很多有趣的俚语。图为海口骑楼老街模拟街景。

海南日报记者 陈德雄 摄

“有吃有使,那饲得大脚板”、“无忌无论发大运”、“雷虎(响)在前,雨大无来”、“救得蛇生,蛙又死”、“老人睡天规(天亮),小仔睡夜辉(晚上)”……近年来,海口地区的不少方言俚语,随着老一辈人的逐渐逝去和普通话的普及已经很少被提及,许多年轻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。

“越来越多的老人离世后,很多方言俚语也跟着消失了。俚语把人们多年的生活、工作经验精辟形象地总结出来。我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俚语整理记录下来。”一年多前,64岁的海口退休职工于琼月决定动手记录,挽救正在逐步消失的海口地区方言。

记录“妈妈讲的话”

一个夏日的午后,坐在喧闹的茶坊中,身材瘦小、面容清秀的于琼月和记者谈起了自己所收集的海口方言俚语。说到精彩处,她眉飞色舞、神采飞扬,完全看不出她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。

年过六旬的于琼月高中毕业,是海口本地人,从小就喜欢听母亲“讲古”(讲故事),“母亲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,闲暇时很喜欢看琼剧、听故事。平时忙碌完家务,她喜欢给我们讲《真龙天子》、《牛过河会撒尿》等老故事,其中穿插了许多海口地区的方言俚语。”

“小时候,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:天昏地暗后,打雷一会儿才下雨。这时候,就会听见母亲讲‘雷虎(响)在前,雨大无来’。”于琼月说。

“小时候,我经常听母亲说俚语,当时并不觉得特别。但是,随着年岁渐长,我越来越能感受到那些俚语中蕴含的文化韵味和深刻的人生哲理。”于琼月说。

比如,于琼月的母亲常常教育孩子,要“替人解难,不替人结刻(给人使绊子)”,表达了与人交往要友善的人生观;“你的道理见现现,人的道理偏压偏。”,意为总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,别人都没有道理;“饲牛割草好过种花伺鸟,种花伺鸟,活大家界坏了了”,体现了一种传统的旧时观念,意为养牛割草比种花养

鸟好。种花养鸟这些业余爱好,多大的家业都会败坏掉;“做吃艰苦乞吃闲,乞吃艰苦无人知”,意为辛苦工作看起来辛苦,乞讨看起来很闲,但是乞讨所付出的艰苦很多人并不清楚。

俚语是民间群众根据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经验积累总结出的一种语言。现在,很多年轻一辈已经不清楚这些海口俚语的意义。有时候,于琼月家里的年轻人听她随口说出的俚语,都感觉非常顺口新奇,但是并不清楚其中的具体含义。

“由于俚语缺乏文字记录,随着母亲等老一辈人逐渐逝去,她们历年传承下的俚语也逐渐随之消失,我感觉非常可惜。”于琼月说。

2014年春节,大年初一的下午,闲来无事的于琼月,决定开始动手记下那些萦绕在她脑海中的俚语,“我收集的方言俚语,绝大部分都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,便将文稿的题目定为《坏母的去多话》(意为妈妈讲的那些话)。”她说。

废寝忘食字斟句酌

受到母亲的熏陶,于秋月自幼爱好文学,平时喜欢看易经类书籍,还自费订阅了不少报纸杂志。

一年多来,于琼月每天上午忙完家务后,下午就坐在书桌前仔细回忆记录母亲过去所说的方言俚语。采访中,她向记者展示了记录俚语所用的练习簿,上面工工整整、密密麻麻地记录



于琼月整理的好几本俚语书稿。

徐珊珊 摄

着她手写的方言俚语。

用文字记载俚语的过程中,于琼月遇到的最大困扰是有时很难找到准确的文字去表达俚语内容。“很多时候,方言俚语在生活中说起来非常顺溜,但是一付诸文字就令人感到为难。一年多来,才断断续续记录整理了100多条俚语。”于琼月说。

例如,“见人做事規规律律,到係做就眼汁出”这句俚语,意为看别人做事轻轻松松,轮到自己做就十分辛苦,说明做人要重视参与实践。“‘規规律律’这个词用海口方言说起来很溜,但是想用文字表达出来却十分费劲。我想了很久,都不知道如何表达。”绞尽脑汁的于琼月冥思苦想了很久,一次突然灵光一现想了出来。

“平时,我只要一有空,就会回想母亲说过的俚语。一想到就要赶快记录下来,不然有可能会忘掉。”于琼月平时整理的俚语首先誊写在草稿本上,反复斟酌改正后再抄到练习簿上。

做官无为民,无如回室种番割藤(地瓜);全国走了了(都走完),无比(都比不上)府城与海口;有理无理,从大的做起(哥哥姐姐要为弟妹做好榜样);一千无(不)比八百现,八百无(不)比六百到身……一年多的整理过程中,于琼月记录母亲过去说的俚语,眼前又浮现出她慈祥的笑容,“把口头语写下来的时候,我会不自觉跟着念起来,越念越有趣。好像过世的母亲重新站在我的面前,笑着对我说着家常话,非常有亲切感。”

希望更多人参与到俚语拯救中

时光荏苒,从小在海口市区长大的于琼月目睹了城市的大变样,“和当年历史上的繁华相比,许多老街显得颇为寂寥,不少老建筑已经面目全非。”

变化的不仅是老街,还有正在不断流失的本地方言俚语。

于琼月表示,俚语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特色,见证了一个地区的进步与发展,积累了许多群众的智慧成果。但是,很多海口市区的孩子现在不管在学校还是家里都用普通话交流,父母平时也很少和孩子说俚语。年轻人接触方言俚语的机会越来越少,抢救保存工作迫在眉睫。

“我不会打麻将,也不打彩票,一有时间就喜欢读书写作。现在,退休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俚语整理和文学创作中。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个傻子。”她笑着对记者说。

但是,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。“希望通过媒体呼吁,让更多人加入到搜集征集方言的队伍中,抓紧挽留住这些生动有趣的方言俚语。”面对方言俚语的流失,于琼月充满了焦虑和紧迫感。

相关链接

海口文史专家冯仁鸿所著的《琼崖史海钩沉》记载,自宋元以来,外来落籍海口市者以商贾居多。这些落籍者中,又以闽南人为先且多。而从广东各县来的商贾中,不少人祖上也是先迁(居)闽浙一带而后陆续南徙,最后才移入海口市的。他们原操的语言也是同属于汉语种中的闽南方言,风俗习惯大同小异。因此,数百年来,海口市区居民以闽南裔人居多,语言亦以闽南方言为最。而操各种不同方言的占籍者,天长地久,其语言与习俗势必自然而然受到影响甚至同化。与此同时,闽南裔人的语言习俗,同样受不同占籍者的影响和渗透,因而逐渐形成了海南话中一种独具特色的“海口话”,人亦成为今日之“海口人”。

海口市自宋元开埠之后,市区占籍者以汉族中的操闽南方言、官话方言和粤方言之民为主。在习惯用词上,海口话还保存着不少与闽南、潮汕话相同的古老用法。如:“老鼠”称为“猫鼠”,“厨房”成为“灶前”,“前面”称为“头前”,“头发”称为“头毛”。

在习惯用语上,海口人由于居于古越之地,受古骆越、俚人的影响,所以在语法上也常有倒置的用法。如海口人称“台风”为“风台”;“公鸡”、“母鸡”称为“鸡头”、“鸡姆”,“你先走”称为“你行过前”或“你走头前”。

于琼月记录的母亲言语拾零

三句不离古,离古就困肚;

手痛得巡村学古打叭,脚痛得坐闲吃饭;

人吃人穿,鸡吃鸡爪;

肚里无筑,就像缸内无米;

一代亲,二代表,三代脱了了;

老人睡天规(天亮),小仔睡夜辉(晚上);

龟有龟路,鳖有鳖道;

嫁官办官吃,添饭驻驻勺;

关公赶曹操,一套到一套;

口是天才,友吃友来,大吃大做大发财,力吃懒做无路来;

姐携舅友做友有;

心肝大,眼界高,官爹嘴乞丐命;

恭喜发财,钱银捞捞来;

一等人才纸上画,二等人才奇巧缺,三等人才四散飞。

(徐辑)